

乃子

沒有。

「沒有」的代表，是血，是小腹慣常的悶痛，從十四歲開始就熟悉的疼痛。沒有。

「沒有」的代表，是一切的受苦都將重來一遍，如果你願意的話。

那股湧出的，溫熱的血，到底包含了什麼？他們說，是子宮內膜的碎片，應該還有死去的受精卵，只是，找不到屍體。

你可以當做一次平常的月經，但是你可能做不到，因為在此之前，你做了那麼多努力，那麼的期待。有些時刻，當你靜靜坐在桌邊啜飲熱茶，胸口因為均勻呼吸而起伏著，你會懷疑，為什麼整個軀體如此正常的運作著，你沒有窒息，沒有疼痛，沒有傷痕，身軀裡有一個器官，如常的在每個月給予你作為女性的紅色提醒，它卻無法提供一個溫暖安全的地方讓一個生命停留，讓這條生命藉由你的身體誕生，就像許多許多其他人一樣的迎接新的家人。

你的身體變化，是作為女性而展開的變化。進入青春期後開始的胸部腫痛，是為了要蔓延出一副美麗的乳房，乳房的弧度，將讓孩子幼嫩的手，能穩穩的撫住，吸吮母親的乳汁得到營養，漸漸成長。在你的身體深處，子宮也逐漸成熟，那副器官，像是兩朵帶著花莖的花朵，花朵裡躲了一定數量的種子，雖然春天一直會降臨，但是種子的數量會漸漸減少。

是誰決定種子的數量？是誰決定了這次的花季是由哪朵花主持？又是誰決定花季何時結束？

他們說，沒有人知道。

你無法決定何時遇到愛情，也無法決定何時走入春天。你以為你的笑容擷取了情人的目光；你的眼淚讓也讓他心傷，就代表了童話故事裡的「從今以後，他們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。」維持兩人的感情已經不易，剩下的，等時間一到，就會水到渠成吧！你想。

你們爭吵，卻也和好，哭泣，但是歡笑的時間也很多，一種特殊而緊密的關係，讓你們決定要在一起。一起面對早晨醒來的那杯咖啡，當然也一起享受一天忙碌的工作後，利用極快的時間準備出來的晚餐。

當時你尚未發現，那逐漸怠工的器官，準備向你告別。那不知為何阻塞、沾粘的通道，沒有經過你的同意，就拒絕溝通，沉默著。

你後來想，如果知道這些事情都悄悄進行著，就該早一點遇見他，早一點有勇氣步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。但你不知道，人生的階段只能一步一步踩踏，再輕盈地似舞腳步，也不能省去這些經歷過的一切。

我想，你們的年紀也都到了，是不是應該考慮看看自己的生育計畫了？不要只想著自己現在的生活，那只是你的舒適圈，年紀再大一點，搞不好就帶不動孩子了。趁現在還算年輕，趕快生一個吧！必要時，媽媽可以幫忙帶！

當你們的感情與工作都穩定下來了，你們開始想，應該要有個孩子。

這似乎是一件每個人都悄悄進行著的大事，唯有你在這之前渾然不覺。身邊的朋友有的隆起了小腹，有的已經推著嬰兒車，有的已經可以坐在爸爸的肩頭上，再早一點步入婚姻的，已經有會畫母親節卡片的孩子。而你的孩子，他們說，搞不好正在由暱稱為送子鳥的大鸛鳥帶來的路上呢！

然而，正如爬煙囪送禮物的聖誕老人傳說逐漸消失一樣，傳說由煙囪遞下嬰兒的大鸛鳥沒有找過你，你知道現在的房子不會有煙囪，你只有大門，從那裡走出去，尋找答案。

對了，上次提到的檢查結果怎樣了？希望一切順利。媽媽也不是要給你壓力，只是替你想遠一點，夫妻之間，難免爭吵，但是感情的維繫也需要孩子來穩固，畢竟，男女之間終究會從夫妻變成家人，孩子是你們能繼續成為家人的重要因素，要靠你們兩個人把這麼漫長的人生過完，很辛苦。

那一連串的检查，讓你了解你的身體。你住在這副身體當中，但是肚皮底下的問題，你無法察覺。他們灌入顯影劑，試圖知道你的輸卵管是不是暢通的，當顯影劑緩緩注入你的腹腔，你感覺到一種從血管被注入暖液卻由腳底發出的冷意，疼痛。

當你們爭吵時，你知道那是為了持續愛情的溝通，用言語交換意見，用小紙條訴說心情，但是要知道身體的某一部分，是不是暢通的，竟是那麼的難，你必須靠別人告訴你：喔！沾粘嚴重。

你打了許多針劑，吃了許多藥。他們也趁勢告訴你，你的卵巢逐漸早衰，功能指數很低。不要驚惶。正如之前你所知道的，關於你的身體的秘密，這些事情都是由別人告訴你的，你自己不會發現。當你躺在診療床上，周遭的冷空氣，爭先恐後的湧來嬉弄你裸露在外的部分身體，他們用更冰冷的儀器，侵入你的體內，你像個被檢查的機器，被檢測為何沒有發揮功能，究竟是電路板 lay 錯了，還是....

總之，懷孕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，你不要分心，想著這件事就好，你知道，我們期待抱到孫子的願望，就靠你了。

取卵，生物課程裡教導的，每逢排卵期，由纖毛帶動卵子向子宮移動的過程，簡化為一次催促多顆卵排出，而且常需以超音波觀察你的腹部，經過「子宮內膜長厚了！」、「左右邊都有卵泡，可是不夠大，再等等...」、「還是不夠大。」...長達數天的對話之後，若條件許可，他們才會麻醉你，取出卵泡，希望等待、培育多天的卵泡，能成為受精的胚胎。「所以，那些纏綿至極的夜晚，對於得到孩子，都是無用的。」和著冰冷的凝膠，儀器在你的腹部遊走時，你酸楚的在心裡低語。

明天你就要手術了，加油。媽媽無比期待，這次，應該可以成功的，要有信心！

他們在你的子宮內，找尋適合的點，植入受精胚胎，如果可能，這些生命的可能就會停留下來，長大。

媽媽托朋友寄給你的中藥，你吃了嗎？在這種時刻，什麼有用，我們都得試試，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，旁人好意，也該以感恩的心情接受，不要自以為是。

然而，你知道，這是許多次的其中一次，那麼多次，你懷著希望，撫著小腹，小心翼翼的回家，坐車時每次的顛簸，都讓你心驚，你不敢大聲說話，擔心用力打噴嚏，你開始覺得噁心欲嘔，覺得疲倦，容易昏睡，一切徵象就是個孕婦。

上次通電話，Allen 告訴我，你睡很多，這是個好徵兆，如果有好消息，記得告訴媽媽，媽媽可以立刻飛回去看你，這是人生大事，媽媽想跟你們一起分享。

但是，那麼多次，儘管過程不同，結果都相同。有一次，你在睡眠中以為自己居然在童年之後還尿床，起身，發現身下是一灘血泊。有一次，你覺得自己吃壞了肚子，腹疼不已，結果是另一次失去。還有那麼一次，那些數據告訴你：成功了。雖然你的肚子還沒有徵兆，但是他們說，很樂觀呢！後來，在你的身體裡，除了你的心跳，其他的，都靜默無聲。朋友安慰你，那是有瑕疵的生命被自然淘汰的機制，因為不健康，留下來也是問題，不是嗎？你默然聆聽著，但是你的心裡雪亮的明白，大自然淘汰的是你，而不是你的孩子。

幾次打電話，Allen 都說你不在家，你最近很忙嗎？是不是應該要排一下生活的次序，懷孕，應該是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…

也有人會告訴你，工作壓力不宜過大作息要正常心情放輕鬆不要得失心太重。但是沒有人可以告訴你，在這樣的時代裡，如何能一邊工作一邊沒有壓力，當諸事滾滾而來，如何能不影響到你的睡眠，你的心情。作為女人，你雖然不是少女，但還是尚未更年期的年輕；作為準備生育的媽媽，你卻位處警戒線邊緣的年限。不太年輕，已經年老，這樣的矛盾大概只會在女人身上出現。

你會不由自主的，望向捷運上，別人的孩子。躺在嬰兒車內，粉嫩健康，正在吮手指的寶寶。還有會一口氣爬上車椅，趴站在椅背上，從前座睜著水靈眼睛望著你的孩子，當然還有突然在百貨公司內，因為要不到東西，而嚎啕大哭，在地上耍賴的孩子。即使你沒有親自抱著朋友的孩子，寄來的油飯與紅蛋告訴你，世界的某一隅，正在慶祝新生！你知道你永遠都不會準備好當媽媽，但是一時也找不到如何不當媽媽的應對方式。

孩子，媽媽了解你的感受，你一定很難過！把身體養好，我們繼續再接再厲，希望明年可以聽到你的好消息，可以的，要有信心，快點振作起來，傷心太久沒有意義，快點接受下一次的挑戰！

你拒絕了他的求愛，你說，這一切都沒有意義。然而，你瞭解，他在找一種方式，與你一同墜入地獄，即便你覺得，那層地獄只有你一個人。你憤恨他在這個過程中，只需要貢獻取得不難的體液，還是青春期起，不論是否自主，皆可恣意浪費的體液，然而你的身體卻受到這麼多磨難，彷彿這是女性獨自的責任。以往的時代，這個問題似乎換個女體就能解決，許多女人的眼淚就在這樣類似的故事中被淹沒、忽視了，然而現實當中只剩下你們兩人，只有你們兩人，無法可解。你必須問自己一個問題：如果不能有三個人，難道就只能剩下一個人？

你知道嗎？這裡有個李媽媽，她的媳婦可是試了好多次，才讓她如願抱到孫子，不要放棄，你可以的…需要我幫你問問他們是到哪一家醫院去做的嗎？

他告訴你，他也曾夢想過，有一個肖似你的孩子，不需聰明絕頂，能在你們的身邊生活著，就好。另一個朋友說，這樣的夢想看似容易，其實很難。你控不


住從你身體裡掙扎出來的骨血，教育、養育他，只是等著有朝一日，讓他翱翔在天際邊，人生際遇，誰也說不準。這個年少時就被父母送到國外求學的朋友，與父母緣淺，他說，生命的本質就是孤單，誰也陪不了誰，遑論父母與子女。

那個王醫師，你去看了嗎？你還是這麼忙嗎？為什麼我打電話都聯絡不到你？你知道現在對我跟你爸爸來說，什麼是最重要的嗎？你有沒有放在心上？

在測不到心跳之後，決定進行手術的那日早晨，他擁著你，告訴你說：到此為止吧！我們擁有彼此就好。你們的淚水，濡濕了彼此的衣服，也模糊了那窗的春日。

媽媽還是希望，Allen 說可以領養的方式，還是再緩緩的好，畢竟，你們還有機會，不用這麼快就判定自己沒有希望。我們的家庭觀念不比西方人，血緣還是自己的親，教孩子沒那麼容易，自己的孩子都常常傷透腦筋了，別人的…

你在自己的手記上寫道：生子的奇蹟，只出現在創世紀裡---已經停了月經卻還生出了兒子的撒拉，亞伯拉罕的妻子。他們將兒子命名為以撒，意思是喜笑。「喜笑」照亮了 90 歲的亞伯拉罕的人生，也給了撒拉作為女人的尊嚴。亞伯拉罕靠著信心等到了兒子，但在現實生活中，有信心仍是不夠的，「喜笑」沒那麼容易得到。

那日，當你敲打鍵盤寫文章，你打出了「孕育」兩字。你停下手，怔怔的望著螢幕上的「孕」字。你想起，這個字，在《說文解字》當中，是裹子之意，篆文的，「乃」有著母體美麗的側面，一個孩子緊緊裹在母親的體內，既是保護，也是期待，但是對你而言，這個字，始終是「乃」「子」的分別，分開的兩個字。你心裡想著，就把孩子寄放在天堂裡，永遠被你擁在心裡，當成一個遲來的夢吧！

孩子，Allen 告訴我，他已經不想試了，那你呢？別讓媽媽失望呀！

緩緩移動，起身替自己泡一杯茶的你，看著沖入茶杯的開水，驀地想起，相傳未出世的嬰兒靈魂都住在水邊，大鸛鳥逐水而居，因此順道叼起了嬰兒送至人間時，正在戲水的嬰孩，凌空飛起，安穩臥於布巾之內，會不會發出像是銀鈴般喀喀的笑聲呢？

坐回書桌邊，你信手打開了昨天一位友人送來的彌月禮盒，有一個製作成蛋

形的陶瓷小物。你掀開蓋子，原來裡面是巧克力。你小心沿著鋸齒狀的刻痕，重新密合從中打開的上下蓋，湊回蛋形。

又是一顆完整的蛋呢！你微笑。